

澳門與美洲白銀

——流入中國之西班牙美洲幣名論考

金國平

[摘要] 流入中國的西班牙主要貨幣為“real”，音譯“雷阿爾”。作形容詞用時，意思是“國王的”，作名詞用時，可意譯為“王幣”。“Real”既是銀衡單位，又是貨幣名稱。從1535年起，西班牙開始在美洲設立了鑄幣局，第一階段的主要幣種是打製幣（macuquina），又稱為“十字錢（moneda de cruz）”，第二階段的主要幣種是“8單位雷阿爾比索（peso de 8 reales）”，亦稱“比索（peso）”、“8單位王幣（real de 8）”、“杜羅（duro）”、“八塔孔（patacón）”、“打製比索（peso macuquino）”、“強比索（peso fuerte）”及“厚比索（peso grueso）”。“柱幣（columnario）”和“胸像幣（busto）”是其中兩種“強比索”，中國人稱其為“番面錢”、“鬼頭錢”、“花邊錢”、“洋錢”、“四工”、“佛頭”等等。

[關鍵詞] 澳門 王幣 8單位王幣 強比索 柱幣 胸像幣

一、澳門與美洲白銀

明末起，美洲白銀及銀幣經澳門及馬尼拉大量流入中國。這個問題頗得中外學者關注。^①前有彭信威、^②全漢昇、^③梁方仲、^④莊為璣^⑤等的研究令人矚目，今有戴建兵、^⑥萬明、^⑦盧泰康^⑧等

* 作者簡介：金國平，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研究員。廣州 510632

① 如兩篇博士論文：后智鋼：《外國白銀內流中國問題探討（16—19世紀中葉）》，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馬良：《明清時期白銀貨幣泛化研究（16—19世紀中葉）》，遼寧大學博士論文，2013年。

②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該書初版於1934年。

③ 在《美洲白銀與海外貿易》的總標題下，有一組有關論文：《略談近代早期中美貿易史料：〈菲律賓群島〉——以美洲白銀與中國絲綢貿易為例》、《再論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三論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明清間美洲白銀輸入中國的估計》、《美洲白銀與明清間中國海外貿易的關係》、《美洲白銀與明清經濟》、《略論新航路發現後的中國海外貿易》、《明代中葉後澳門的海外貿易》，見全漢昇：《中國近代經濟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3—10、11—18、19—33、34—47、48—64、65—71、72—84及136—159頁。

④ 《明代國際貿易與銀的輸出入》，梁方仲：《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32—179頁。

⑤ 《福建南安出土外國銀幣的幾個問題》，莊為璣：《海上集》，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386—392頁。

⑥ 戴建兵等：《中外貨幣文化交流研究》，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3年，第190—208頁。

⑦ 萬明主編：《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

⑧ 盧泰康：《台灣南部考古出土與傳世的西方銀幣研究》，《台灣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15年總第22卷第2期，第151—196頁。

的新作再接再厲。國外的研究更是汗牛充棟，僅舉一本最新書籍：Peter Gordon, Juan José Morales, *The Silver Way: China, Spanish America and the Birth of Globalisation, 1565-1815*, (《白銀之路：中國、西班牙美洲及全球化的誕生，1565—1815》)，Australia: Penguin Group, 2017。^①我們對這個問題也小有涉獵。2001年曾發表《美洲白銀與澳門幣》一文。^②2013年曾翻譯黎高略（Carlos Lipari）的《以銀兩作價，以“雷阿爾”支付——試論古代澳門貨幣體系之構成》（*Faturas em Taéis de Prata e Pagamentos em Reais*）一文。^③

之前，我們在論述澳門開埠時，認為是經歷了一個三部曲——龍涎香、佛郎機銃和自鳴鐘，現在看來還要添加一部了，這就是白銀。這是維繫澳門存在的一個重要因素，通過澳門這個固定渠道，可獲得“一條鞭法”所需的物質前提。^④該法的核心是將田賦、徭役、鹽課、茶課和關稅折成銀兩交納，^⑤國家的財政支出也就貨幣化了。^⑥梁方仲指出：“‘一條鞭法’是明代嘉靖時期確立的賦稅及徭役制度，創建者為桂萼，由張居正於萬曆九年（1581年）推廣到全國。”^⑦

“1581年，明朝首輔張居正在全國開始推行‘一條鞭法’，從役法和田賦入手，從保證政府賦役的願望出發，逐漸把徭役的重心由戶丁轉向田畝，並將稅收的最終結算貨幣定為白銀，從而創造了巨大的白銀公共需求”。^⑧若無白銀的廣泛流通，絕無法推行。於是在1583年，張居正通過允許自治的方式，穩定了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存在，固定了澳門長期與不斷輸入白銀的作用。看來，允許葡人自治與對白銀的公共需求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如果說佛郎機銃鞏固了明代邊防，延長了明朝的壽命，那麼白銀則是為中國的整個經濟體系注入了鮮血，產生了經濟結構的變化，因而帶來了制度變遷。若無白銀及白銀貨幣化，很難想像會有張居正改革的成功。白銀為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最後實施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可以說，離開了白銀及其貨幣化便無“一條鞭法”可言。而澳門的確為明代的“白銀時代”作出了歷史貢獻，成為了澳門學的重要內容。

① 感謝西班牙文化中心塞萬提斯學院院長易瑪（Inma Gonzáles Puy）女士惠贈此書。

② 《美洲白銀與澳門幣》，金國平、吳志良：《鏡海飄渺》，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協會，2001年，第284—299頁及金國平、吳志良：《早期澳門史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38—454頁。

③ [葡]黎高略（Carlos Lipari）：《以銀兩作價，以雷阿爾支付——試論古代澳門貨幣體系之構成》，《行政》（澳門）2013年總第26卷總第101期，第659—678頁。還有下列主要論文可供參考：John Villiers, “Silk and Silver: Macau, Manila and Trade in the China Sea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 lecture delivered to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at the Hong Kong Club, 10 June 1980),”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0 (1980), pp. 66—80; Bejamim Videira Pires, *A Viagem de Comércio Macau-Manila, Nos Séculos XVI a XIX*: (Comunicação Apresentada ao V Congresso da “Associação Internacional de Historiadores da Ásia”), Macau: Centro de Estudos Marítimos de Macau, 1987; Dennis O. Flynn, Arturo Giraldez, “Silk for Silver: Manila-Macao Trade in the 17th Century,” *Philippine Studies*, Vol. 44, No. 1 (First Quarter 1996), pp. 52—68; Rui D’Avila Lourido, “The Impact of the Macao-Manila Silk Trade from the Beginnings to 1640,” in Vadime Elisseeff, *The Silk Roads: Highways of Culture and Commerce*, Paris: UNESCO Pub., 1998, pp. 209—246; “Silk for Silver: Trade via Macao and Manila in the 17th Century,” in Arturo Giraldez Rivero, *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China, American Silver and Global Markets during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Amsterdam: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1999, pp. 75—89。

④ 《一條鞭法》，梁方仲：《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34—89頁。

⑤ 萬明主編：《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148—164頁。

⑥ 萬明主編：《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164—173頁。

⑦ 《明代一條鞭法的論戰》，梁方仲：《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304頁。

⑧ 宋鴻兵：《貨幣戰爭文集》第三卷《金融高邊疆》，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2年，第266頁。

對白銀入華和白銀貨幣化（或稱貨幣白銀化）的研究告訴我們，它帶來了制度變遷，尤其體現在賦稅改革的經濟方面，對中國社會影響甚巨。而由此而產生的對政治的影響，則彰顯了澳門作為早期白銀入華的唯一固定渠道的歷史重要性。通過澳門獲得的早期白銀貨幣化鏈接了中國與世界，形成了一個全球一體化市場——這個是認知需要特別強調，但似乎至今有關的論述還不夠充分。

龍涎香、佛郎機銃、自鳴鐘與白銀這四樣西洋貨物，再加上西學，構成了澳門頑強地生存了幾個世紀的基石。現在看來，白銀是澳門“生存之道”的具體物件，換言之，澳門“生存之道”基本要素之一便是白銀，這也可以說是晚明中國的“生存之道”。

興也白銀：萬曆帝不理朝政，任意逍遙，靠的是甚麼？敗也白銀：崇禎帝走投無路，自盡於煤山，又是為何？白銀，可以說是晚明國家興敗的主角。

二、流入中國之西班牙美洲幣名

海路大通之後，外國銀錠及銀圓，尤其是西班牙美洲銀幣大量流入。它攜帶便利，每枚成色、重量穩定，不似銀兩需要鎔鑄裁割，較為方便，迅速成為市場上流通量最大、流通時間最長的外國貨幣，長期與中國傳統的銀兩、元寶及制錢同時並用。中國商人多喜之，更得晉商、徽商等全國性商業人士的偏愛，致使其他欲與中國展開貿易關係的歐洲國家也千方百計地尋找美洲銀圓。“白銀需求使市場超出國界成為必然”。^①

中國人以“嗜銀”著稱，“英國東印度公司代理人亨利·波佛德（Henry Bornford）1635年乘坐‘倫敦號’到達澳門，他發現白銀是所有貨物中最暢銷的，‘中國人如此渴求白銀，似乎一旦知道哪裏有，就趕也趕不走他們，他們頑固地強求用自己的貨物交換白銀，一旦他們佔有後就視之為血肉’。在澳門待了幾年後的馬克·阿瓦羅（Marco D'Avalo）表達了同樣的看法，‘中國人無論何時聽聞陌生人帶着白銀從海外而來，他們就每日到陌生人居處，試圖出售自己的貨物，他們人數如此眾多，如此瘋狂，只有用大量武力才能將其驅趕出去，這是一個如此貪婪，如此關心金錢和白銀的民族’”。^②

澳門早期貿易形式為以貨易貨，後長期以兩製為計算單位，以日本銀錠作為支付手段，由此而形成了“一銀兩製”。所謂的“一銀兩製”早期只是將日本銀錠和西班牙美洲銀幣作為銀衡的工具使用，即稱重流通，而不是發揮其計枚貨幣的功能。

流入中國的主要貨幣為“real”。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均作“real”，其複數形式分別為“reais”和“reales”。作形容詞用時，意思是“國王的”，作名詞用時，可意譯為“王幣”。我們認為，意譯較音譯“雷阿爾”為佳。“Real”即是銀衡單位，又是貨幣名稱。

最早於西班牙美洲流通的王幣（real）在塞維利亞（Sevilla）鑄造，並於1505年發送到埃斯帕尼亞島（Isla Española）。其值為44馬拉維迪（maravedies），而不是西班牙本土的34馬拉維迪。為抵消運輸和航行風險的成本，增值了10馬拉維迪。

① 萬明主編：《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217頁。

② [英] 謀區查（Charles Ralph Boxer）：《葡萄牙貴族在遠東——澳門歷史中的事實與逸聞（1550—1770）》，李慶譯，澳門：澳門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79頁。

從1535年起，西班牙開始在墨西哥和聖多明各，後在利馬、波托西及聖菲波哥大設立了鑄幣局。貨幣鑄造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錘或砧打製”；第二個階段是“轉盤、搖桿或磨盤沖壓”，起始於17世紀；第三個階段是蒸汽沖壓或電力機械車床製造，這已經屬於現代技術了。

（一）“錘或砧打製”階段的主要幣種

此階段的主要幣種是打製幣（macuquina），因一側有“耶路撒冷十字（cruz de Jerusalén）”，^①也被稱為“十字錢（moneda de cruz）”（圖1、2）。有學者認為：“最早輸入閩南的西班牙銀幣是‘塊幣’或稱‘切割銀幣’，該幣的正面圖案為十字架。我國明清文獻稱其為‘十字錢’。

‘塊幣’係手工打製的塊狀銀幣，因受力不一，銀幣厚薄大小呈不規則的塊狀，類似漳州一帶同定鋤頭的楔子，民間根據其外形稱之為‘鋤頭楔子銀’、‘鋤頭錢仔’等……‘塊幣’初入閩南時，我國的白銀交易還處在稱量使用的銀兩貨幣時代，所以‘塊幣’大都被用來剪裁和熔化後以重量多少而稱量使用。”^②

圖1 打製幣（十字錢）



圖片來源：陳亞元、陳國林：《廈門貨幣圖錄》，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87頁。

圖2 似楔子的“打製幣”



圖片來源：陳亞元、陳國林：《廈門貨幣圖錄》，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87頁。

① 亦被稱作“十字軍十字”。

② 林南中：《漳州外來貨幣概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頁。

在西班牙美洲，銀圓是作為貨幣來計枚使用的，而在中國，則是用於稱重記量。實際上，所謂“塊幣”是英語“cob”的不正確的譯法，^①相對的西班牙語詞是“macuquina（打製幣，形容詞：macuquino）”。“peso macuquino（打製比索幣）”，確切地說，應該屬於銀塊。雖形製粗糙且不規則，但重量和成色適當。

所謂的“切割銀幣”不是“塊幣”的同義詞。在西班牙及其殖民地，“王幣”的面值為8單位雷阿爾（reales），^②但由於找錢的需要，往往切割成4塊或8塊。西班牙王室很難獲得面值小於8單位“王幣”的輔幣，因此將大額王幣切割，重新打戳使用。在前西班牙殖民地的獨立戰爭期間，起義者也將整枚銀幣切割使用。若切割為4塊，每塊代表2單位王幣，若切割為8塊，每塊則代表1單位王幣。

無論是“打製幣”，還是“切割打製幣”，以銀質貨幣的形式流入了中國後，最初並不是在市面上計枚流通的，即不使用其幣值。中期那些品相較好的銀幣曾“計枚核值”。那些品相較差，戳記過多的銀幣則按中國流通習慣，在交易和結算時仍要經秤重量、鑑定成色，然後將其折算成銀兩。

（二）“轉盤、搖桿或磨盤沖壓”階段的主要幣種

此階段的主要幣種是“8單位雷阿爾比索（peso^③ de 8 reales）”，^④最初以西班牙美洲白銀在西班牙鑄造。“8單位雷阿爾比索（peso de 8 reales），亦稱‘比索（peso）’、‘8單位王幣（real de 8）’^⑤、‘杜羅（duro）’、‘八塔孔（patacón）’、‘打製比索（peso macuquino）’、‘強比索（peso fuerte，包括柱幣及胸像幣（columnario y de busto））’及‘厚比索（peso grueso）’等”。^⑥“強比索（peso fuerte）”稱“強幣（moneda fuerte）”，相對“打製比索（peso macuquino）”，即“簡幣（sencilla）”而言。^⑦

自從出現機鑄“8單位王幣”後，銀圓的成色與重量開始劃一。“流入我國的洋錢在使用上計枚核值，遠比銀兩方便，‘既不必較銀色之高低，又無需稱分兩之輕重，遠行服賈，便於攜帶’。所以在閩、粵沿海貿易中被廣泛行用”。^⑧

① 有關論述，可見英文的最新研究：Peter Gordon, Juan José Morales, *The Silver Way: China, Spanish America and the Birth of Globalisation, 1565-1815*, Australia: Penguin Group, 2017, pp. 60-61。

② “千絲臘國最富，多產金銀，鑄圓餅銀，中肖國王之面，名曰洋錢。有半者二當一之用，有四當一者，有八當一者，有十六當一者，有三十二當一者，中肖一朵花，亦稀見矣。亦有金鑄者，大小皆如之，作十六倍而用。又有紅銅鑄者，中作十字形，名曰瓜，以為錢文也”。參見[清]魏源：《海國圖志》第4冊卷62至100，長沙：岳麓書社，2011年，第2168頁。

③ 因知，漢語稱作“本洋（peso）”的貨幣與8單位王幣係同一種貨幣。墨西哥獨立後，因加上了老鷹的標誌而被稱為“鷹洋”。

④ 或稱“8單位比索（peso de ocho）”，參見Peter Gordon, Juan José Morales, *The Silver Way: China, Spanish America and the Birth of Globalisation, 1565-1815*, Australia: Penguin Group, 2017, p. 60。

⑤ 引者註：英語稱“8單位幣（pieces of eighth）”，參見Peter Gordon, Juan José Morales, *The Silver Way: China, Spanish America and the Birth of Globalisation, 1565-1815*, Australia: Penguin Group, 2017, p. 60。漢語所謂的“八分幣”或“八塊幣”便由此“死譯”而來。

⑥ Humberto F. Burzio, “El ‘Peso de Plata’ Hispanoamericano,” *Historia* (Buenos Aires), n. 12 (1958), p. 46.

⑦ Idem, p. 49.

⑧ 張國輝：《中國金融通史》第二卷《清鴉片戰爭時期至清末時期》，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2年，第87頁。

因此，“8單位王幣（reales de a ocho）”亦稱“比索（peso）”，後稱“杜羅（duro）”，都是指同一貨幣。

在漢語中，“real”被音譯為“料厘”、①“連”②、“鐳”③等。

19世紀初年，葉羌鏞撰寫的《呂宋記略》中作“反”。“溫④敝素（洋錢一元），舌治⑤朮里（洋錢七反），西氏⑥朮里（六反），生哥⑦朮里（五反），瓜除⑧朮里（四反），抵黎⑨朮里（三反），羅⑩朮里（二反），溫朮里（一反）。”⑪

“朮里”是“real”的譯音。“反”在一份手稿字典中有一點（圖3）。

圖3 有一點的“反”



圖片來源：Archivo de St. Tomas, Tomo 215, p. 213. 感謝台灣清華大學提供圖片。

19世紀初年使用的了音譯和意譯的雙重形式如下：

“別素（化郎呼洋錢），列里（化郎呼八開頭洋錢）。閩人呼洋錢為佛銀，一元為一雙，若干元則呼若干雙”。⑫

“別素”即“peso”之音譯，亦作“幣峙”、⑬“本洋”⑭“敝素”⑮等。

“列里”為“real”之譯音。

“化郎”為“番人”的諧音，指西班牙人（圖4）。

① 《美洲白銀與澳門幣》，金國平、吳志良：《鏡海飄渺》，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協會，2001年，第291頁，註釋658。

② [清]黃芝：《粵小記》，見《清代廣東筆記五種》，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3頁。

③ 漳平市民間文學集成編委會編：《中國諺語集成福建卷 漳平市分卷》，漳平市民間文學集成編委會，1992年，第79頁，註釋4；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漢語方言研究室主編：《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7頁。至少在18世紀，東南亞閩南華人也使用它，參見[荷]包樂史（Leonard Blussé）：《公案簿》第1輯，吳鳳斌校注，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21頁。粵語中也有使用。

④ Un.

⑤ Dos.

⑥ Tres.

⑦ Cuatro.

⑧ Cinco.

⑨ Seis.

⑩ Siete.

⑪ 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編：《中國古籍中有關菲律賓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54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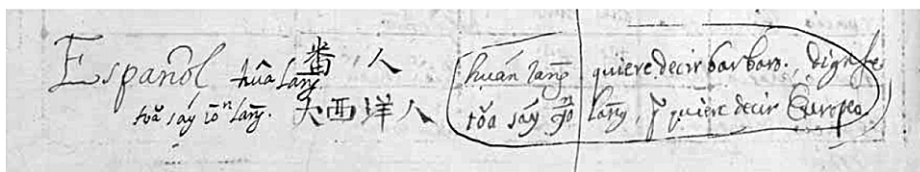
⑫ 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編：《中國古籍中有關菲律賓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54頁。

⑬ 《美洲白銀與澳門幣》，金國平、吳志良：《鏡海飄渺》，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協會，2001年，第291頁，註釋656。

⑭ 華夫主編：《中國古代名物大典》上，濟南：濟南出版社，1993年，第1597頁。

⑮ 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編：《中國古籍中有關菲律賓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54頁。

圖4 番人



圖片來源：Archivo de St. Tomas, Tomo 215, p. 213.

“八開頭洋錢”為“real de a ocho”之意譯。亦稱“八開頭小洋錢”。^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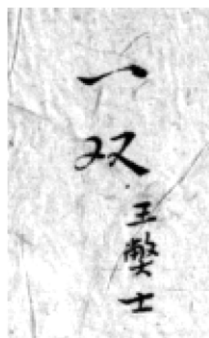
由此，我們知道，“real de a ocho”曾有一個意譯名字，但我們認為，還是使用“8單位王幣”之譯比較準確。

“佛銀”亦稱“佛頭銀”、“番頭銀”、“番銀”、“佛番銀”、“鬼臉錢”、“佛面銀”、“呂宋銀”、“宋銀”、“宋番銀”、“本洋”、“老闆”等。有“頭”字的系列是因為其正面都鑄有當時西班牙國王的頭像。“其洋錢上之佛頭，即是番王像”……^②

應該注意的是，“佛番銀”這個組合的含義：“佛番銀”即可以是“佛面（頭）番銀”，或許可以作“佛郎機番銀”或“佛郎機據化人銀”解。

“一雙”為鑄有雙頭鷹的“鷹洋”的簡稱。“閩人呼洋錢為佛銀，一元為一雙，若干元則呼若干雙”（圖5）。^③《佛郎機化人話簿》中“一雙”下有“王弊士”三字，其為西班牙語“un peso”的對音。^④“peso”也稱“幣峙”、“本洋”等。

圖5 《佛郎機化人話簿》中的“一雙”



圖片來源：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Wolfenbuttel, Cod. Guelf. 91.2 Extrav.

總之，“文獻記載，我國歷史上白銀的流通，均以重量為計算單位。最初流入我國的外國銀元，在流通中也以重量計算，每交易一次，便秤量一次，並加戳記，以保證其成色重量。後來因為銀元本身已有一定的成色重量，交易方便，很快取代我國舊有的成色不同，重量不同的銀兩數，成為流通的主要手段”。^⑤

① 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編：《中國古籍中有關菲律賓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52頁。

② 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編：《中國古籍中有關菲律賓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52頁。

③ 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編：《中國古籍中有關菲律賓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54頁。

④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Wolfenbuttel, Cod. Guelf. 91.2 Extrav.

⑤ 關延鑫：《大沙發現明清時期青瓷碗窯與墨西哥銀元》，開平縣政協文史組編：《開平文史》第11輯，1985年，第52頁。

三、兩種主要的“8單位王幣”

(一) 柱幣 (columnario) ①

墨西哥鑄幣局於1740年鑄造的菲利普 (Felipe V) 五世柱幣 (columnario)，漢語中所謂“工半”是也。該幣白銀含量達91.66%，重27.064公克，^② 含銀24.806公克，直徑39毫米。上鑄銘文：PHILIP V D G HISPAN ET IND REX (蒙主之恩，菲利普五世，西班牙及西印度之王)。^③ 城、獅王冠盾徽為西班牙王國國徽。其中的城堡及獅子代表最初成立時合併的兩個小王國“Castilla y León(卡斯蒂利亞和雷昂)”，意思就是“城堡國和獅子國”。左邊的“M.F”，分別是墨西哥皇家鑄幣局的監鑄師(看銀師)“Manuel de León”和“Francisco de la Peña”名字的第一個字母。他們的職責是檢驗鑄幣及用於鑄幣的金、銀。

反面的拉丁文格言“VTRAQUE VNUM”的意思是：“合二為一”，象徵着西班牙王室在東西兩個半球的一統。上有一個圓圈的“M”是“MEXICO(墨西哥城)”的花押。海格立斯柱(columnas de Hércules)上有銘文“PLUS ULTRA(再向前)”，意思是“大海之外，還有領土”，指西班牙在西印度的領土。波浪代表海洋。大海以外的平面象徵着大地。兩面點綴的花朵是波邦王朝(dinastía Habsburgo)族徽上的百合花。有一種說法認為，美元符號“\$”便以海格立斯柱為靈感而創造的，而現在人民幣的貨幣單位“圓”，^④ 也可能來源於它。^⑤

至於“圓”的問題，有學者指出：“還有一個典型的約定俗成的例子：圓和元。對於‘圓’，字詞工具書上都說，圓形的金屬貨幣如銀圓、銅圓，現在一般寫作‘元’。又說，我國的本位貨幣單位，10分為1角，10角為1圓。對於‘元’，字詞工具書上說，作為我國的本位貨幣單位，在正式場合應寫作‘圓’。這就清楚地告訴我們，作為貨幣單位，‘圓’是正體，‘元’是俗體。”^⑥ 但是我們從兩本19世紀20年代出版於澳門的英漢工具書中卻看到，“圓”的俗體不是“元”，而是“員”。

馬禮遜的《五車韻府》釋“DOLLAR, Spanish”曰：DOLLAR, Spanish, 番面錢 fan mēen tsēen; 番錢 fan tséen; 鬼頭錢 kwei tow tsēen, devils head money; 花邊錢 hwa pēen tsēen; flower edged money; 洋錢 yang tsēen; 銀錢一圓yin tsēen yīh yuen; silver round coin, hence 圓yuen, round, is often used for dollar, and is abbreviadet to員yuen. (圖6)。^⑦

① 或稱“強雙柱王幣(real fuerte columnario)”，英語稱“柱圓(pillar dollar)”，參見Peter Gordon, Juan José Morales, *The Silver Way: China, Spanish America and the Birth of Globalisation, 1565-1815*, Australia: Penguin Group, 2017, p. 61.

② Manuel Vilaplana Persiva, *Historia Del Real De A Ocho*, Murcia: Universidad de Murcia, 1997, p. 147.

③ 西印度即拉丁美洲。

④ 俗稱“塊”。

⑤ Peter Gordon, Juan José Morales, *The Silver Way: China, Spanish America and the Birth of Globalisation, 1565-1815*, Australia: Penguin Group, 2017, p. 60.

⑥ 顏邁主編：《現代漢語複式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40—141頁。

⑦ 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Macao: East India Company's Pr., 1823, pp. 127—128.

圖6 馬禮遜的《五車韻府》釋“DOLLAR, Spanish”

“DOLLAR, Spanish”	128 DOM
<p>DOG, 狗 kow; a or one dog, 一隻 狗 yih chh kow; 犬 keuen. A bitch, 母狗 moo kow. Dog, watches for man, 犬爲人 居守 keuen wei jin keu show. DOLIUM, species of, 琵琶螺 pe pa lo. DOLLAR, Spanish, 番面錢 fan mēn</p>	<p>tsēn; 番錢 fan tsēn; 鬼頭 錢 kwei tow tsēn, devil's head money; 花邊錢 hwa pēn tsēn; flower edged money; 洋錢 yang tsēn; 銀錢一圓 yin tsēn yih yuen; silver round coin, hence 圓 yuen, round, is often used for dollar, and is abbreviated to 員 yuen. One dollar, 一塊圓錢 yih kwae yuen tsēn. Twenty dollars, 銀 二十員 yin urh shih yuen. Half a dollar, 中錢 chung tsēn; 半圓 pwan yuen; 半塊錢 pwan kwae tsēn. How much is required to make the dollar equal to pure silver, 這一 圓錢要多少火耗 chay yih yuen tsēn yaou to shaou ho haou, The ho haou denotes the waste incurred in smelting.</p>

圖片來源：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Macao: East India Company's Pr., 1823, pp. 127–128.

在此，“番面錢”、“鬼頭錢”、“花邊錢”和“洋錢”均為“Spanish DOLLAR”的不同漢名。末尾的解釋是：“所以圓，yuen，圓的，經常用來指dollar並簡略為員。”

這樣我們便知道了“員”是“圓”的簡寫。至於“元”是否是“圓”的俗體，我們暫不擬在此展開討論。

接着，馬禮遜還給出了“One dollar”的漢譯並獨具匠心地使用了“圓”的正體和簡體。“One dollar，一塊圓錢，yih kwae yuen tsēn. Twenty dollars，銀二十員 yin urh shih yuen.”^①從“一塊圓錢”，我們可以判斷出人民幣的“圓”來自“dollar”，因為至今“塊”與“圓”仍在通用。“一塊錢”就是“一圓錢”。

在廣州十三行經商多年，後出任香港第二任總督的得庇時（John Francis Davis）在一本關於廣東和澳門二地通商的字彙《通商字彙》（*A Commercial VOCABULARY*）中解釋說（圖7）：DOLLAR, 洋錢 yang-tsēn; 圓錢 yuen-tsēn, 花錢 hwa-tsēn. Whole Dollars, 全銀 tseun-yin; 成員 ching-yue. Broken, or chop dollars, 碎銀 suy-yin。^②

① 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Macao: East India Company's Pr., 1823, p. 127.

② Sir John Francis Davis, *A Commercial Vocabulary, Containing Chinese Words and Phrases Peculiar to Canton and Macao, and to the Trade of Those Places; Together with the Titles and Address of All the Officers of Government, Hong Merchants & C. & C. Alphabetically Arranged, and Intended as an Aid to Correspondence and Conversation in the Native Language*（《通商字彙》），Macao: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Company's Press, by P. P. Thoms, 1824, p. 22.

圖7 《通商字彙》

**DOLLAR, 洋錢 yang-tsëen; 圓錢 yuen-tsëen; 花
錢 hwa-tsëen. Whole Dollars, 全銀 tseuen-yin;
成員 ching-yuen. Broken, or chop dollars, 碎
銀 suy-yin.**

圖片來源：Sir John Francis Davis, *A Commercial Vocabulary, Containing Chinese Words and Phrases Peculiar to Canton and Macao, and to the Trade of Those Places; Together with the Titles and Address of All the Officers of Government, Hong Merchants & C. & C. Alphabetically Arranged, and Intended as an Aid to Correspondence and Conversation in the Native Language* (《通商字彙》), Macao: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Company's Press, by P. P. Thoms, 1824, p. 22

“洋錢”、“圓錢”和“花錢”^①均為“DOLLAR”的漢名。根據“洋錢”的狀況，又分為“全銀”、“成^②員”和“碎銀”。後者的英文是“Broken, or chop dollars”。對此，一本19世紀的英語著作介紹：“由於並不存在金銀硬幣，其結果自然是外國銀元的流入，每經過一次手就稱一次，打上一個戳記，用廣州話來說便成了‘戳洋’或‘戳錢’，第一次的‘戳記’是看銀師在檢驗時加的，以保證其品質。久而久之，這種銀元逐漸失去原形，只能用‘兩’來計算，零數就用錢、分和銅錢來計算。中國自西元903年以來就有稱量金銀的習慣做法。如果看銀師加戳的錢經過檢查，確屬不好時，可以兌換，不過這種情形極其罕見。中國人在做銀錢交易中，常帶着稱金銀的厘秤，將其掛在腰帶上。”^③

文中涉及的“戳洋”或“戳錢”，就是“碎銀”。實際上，還有更地道的漢語名字——“大戳”和“戳板”。^④“大戳”，即有大戳記的銀圓；“戳板”，即戳記過多至爛的銀圓就有了一個很貼切的名字——“爛板”。

最後要解決的問題是：甚麼是“Spanish DOLLAR”或“DOLLAR”？回答很簡單：它們就是“real de a ocho (8單位王幣)”的英語名稱。^⑤因此，馬禮遜和得庇時所列出的均為“8單位王幣”的漢語名字。

美洲白銀最早從澳門輸入中國，早期諸多的漢語名稱又產生於澳門，而且成為了人民幣貨幣單位的名稱。因此，澳門學又增加了濃重的一筆！

再回到1740年銀幣本身圖案的解釋。此幣因有海格立斯柱，西班牙語作“柱幣 (columnario)”、“雙柱寰宇 (columnas y mundos)”或“瀛寰雙柱 (columnarios de mundos

① 即花邊錢。

② “成”的意思是定形的。

③ [美]亨特 (Willian C. Hunter)：《廣州“番鬼”錄 1825—1844：締約前“番鬼”在廣州的情形》，馮樹鐵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2頁。

④ 《美洲白銀與澳門幣》，金國平、吳志良：《鏡海飄渺》，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協會，2001年，第293頁。

⑤ Peter Gordon, Juan José Morales, *The Silver Way: China, Spanish America and the Birth of Globalisation, 1565-1815*, Australia: Penguin Group, 2017, p. 63。

y mares)”。^①“雙柱寰宇”或“瀛寰雙柱”實際上是“8單位王幣”的一種。“此種類型稱雙柱寰宇 (columnas y mundos)。這是一種實際的鑄幣。值得強調的是，‘HISPANIARUM ET INDIARUM REX (西班牙及西印度之王)’ 這個銘文經常鑄於貨幣之上。還有兩個世界 (西東兩半球) 置於同一王冠之下。在兩個富有含義的海格立斯柱 (columnas de Hércules) 之間有一銘文 ‘PLUS ULTRA (代表西印度的諸王國)’，表明西班牙和西印度的領土為一整體。‘VTRAQUE VNUM’ 這個銘文更增強了它的意思：合二為一”。^②

“8單位王幣”因“邊輪有花，俗稱花邊錢”。^③“1732年，西班牙採用新式機器設備在墨西哥開始鑄造‘雙柱地球’銀幣……該幣齒邊環鑄百合花圖案，形如‘圈花’，民間稱其為‘花邊銀’，又根據其幣面的雙柱形似燭台而稱‘雙燭銀’”。^④“滾花齒邊”在西班牙文中稱“cordoncillo”。

無論是那種“8單位王幣”，具體到柱幣 (columnario) 和下文分析的胸像幣 (busto) 都有“花邊”，因此得名“花邊錢”、“花邊銀”或“花錢”，甚至包括荷蘭錢。如清代乾隆中期李調元在《南越筆記》中曰：“花邊錢以銀熔為錢樣，面有水草、燭台諸紋，間有作人、馬形者，邊輪有花，俗稱花邊錢。自外洋來，以便於鬻物，市中多用之，然內地亦能製，故真贗相錯云。”^⑤但我們知道，在西班牙本土和西班牙美洲的貨幣中無“馬形者”。

邊沿為甚麼會有“花邊”？答案是：在錢幣發展前期，皆是使用貴重金屬的材質（黃金與白銀）生產，為避免被偽造，銼削邊緣而採取的防偽和防失重的措施。

（二）胸像幣 (busto) ^⑥

墨西哥鑄幣局於1798年鑄造的卡洛斯 (Carlos IV) 四世胸像幣 (busto)。其正面是穿盔甲和披風的國王胸像。該幣白銀含量達89.6%，重27.07公克，含銀24.54公克。上鑄銘文：“CAROLUS IIII DEI GRATIA (蒙主之恩，卡洛斯四世)”。1798年為鑄造年代。反面的城、獅王冠盾徽為西班牙王國國徽。其中的城堡及獅子代表最初成立時合併的兩個小王國“Castilla y León(卡斯蒂利亞和雷昂)”，意思就是“城堡國和獅子國”。其兩側的柱子為海格立斯柱 (columnas de Hércules)。上鑄銘文：“PLUS VLTRA (再向前)”，意思是“大海之外，還有領土”，指西班牙在西印度的領土。上有一個圓圈的“M”是“MEXICO (墨西哥城)”的花押。“F.M”，分別是墨西哥皇家鑄幣局的監鑄師 (看銀師) “Francisco de la Peña”和“Manuel de León”名字的第一個字母。他們的職責是檢驗鑄幣及用於鑄幣的金、銀。右側紀值“8”，“R”為“real”的縮寫，“8R”即“8單位王幣”。“HISPAN. ET IND. REX”意即“西班牙及西印度之王”。上面的羅馬數字“IIII”，被華人形象地稱作“四工”，如：“聞古老云，乾隆初年市上咸用銀，二十年後銀少而錢多，偶有洋錢，不為交易用也，嗣後洋錢盛行，每個重七錢三分五厘，有小潔、建板、閩板、浙板、錫板、蘇板之名，三工、四工、工半、正衣、反衣之別，有邊旁銼削者，復有輕一錢三四分者，名走板，為外洋私鑄，若聲啞而文縐，名爐底，此三種價

① Idem, p. 61.

② Manuel Vilaplana Persiva, *Historia Del Real De A Ocho*, Murcia: Universidad de Murcia, 1997, p. 160.

③ [清]李調元《南越筆記·花邊錢》，見《清代廣東筆記五種》，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6頁。

④ 林南中：《漳州外來貨幣概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5頁。

⑤ [清]李調元《南越筆記·花邊錢》，見《清代廣東筆記五種》，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6頁。

⑥ 即漢語所謂的“佛頭(、面)”系列名稱對應之西班牙語正式名稱。

特稍減，下此紅銅為質，外粘白金，或鎔銀時攙雜銅屑，雕空洋板，中以鉛灌，種種作偽可亂真。予幼時見幕上有鳳皇、馬劍、洋船、雙燭、水草文等類，今惟佛頭通用耳。”^①其實，“四工”與“佛頭”二名指同一銀幣，只是描述的着重點不同而已。

此幣因有國王胸像（漢語習慣稱XX頭或XX面），西班牙語作“busto”。實際上，是“8單位王幣”的一種。

對此漢籍有載：“粵中所用之銀不一種，曰連，曰雙鷹，曰十字，曰雙柱，此四種來自外洋；曰北流錠，曰鏹，此二種出自近省，皆乾隆初年以前所用。其後外洋錢有花邊之名，後又有鬼頭之名，花邊來自米時哥，鬼頭來自紅毛。亦謂之公頭。夷國法，嗣王位，則尚其像於銀面。《史記》所謂‘安息國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轉效嗣王面’是也。時福公康安節製兩粵，爵嘉勇公，有司以公頭之名犯公爵，禁之。今民間呼為番面錢。自有花邊、番面兩種，而諸錢不用。近時廣、南、韶、連、肇備府多用番面銀，潮、雷、瓊、備府多用花邊銀。凡夷銀至廣，謀利家每員剖去半分，散之各肆，復摩剖之，或鏹其銀面，或錘鉛釘，甚至以銅為質，外飾銀箔，狡獪之謀不一而足也。”^②而“閩廣中所用銀餅，尚其國王之貌而鑄者也”。^③

總結

作為總結，我們引用一本西班牙關於“8單位王幣”專著的論述：

論8單位王幣（real de a ocho）、比索（peso）^④及杜羅（duro）^⑤諸名之起源

我們所研究的貨幣，可被通稱為8單位王幣（real de a ocho）。之所以稱其為8單位王幣是因為它的含銀總量為8雷阿爾（reales）。是8個雷阿爾銀衡的總值；稱其為比索，是因為起先相當於一定量的金子的重量（就重量而言）。似乎從卡洛斯（Carlos I）一世開始，兩個詞合在一起使用。至於杜羅一詞，先是作為名詞強比索（peso fuerte）的形容詞使用，稱為強比索（peso fuerte）或硬比索（peso duro）（這兩個形容詞為同義詞，是指貨幣符合法定成色並具有法定重量）。^⑥最後，僅僅使用它的名詞化形容詞形式：杜羅。

因為一開始以強比索的名稱稱呼那些具有法定成色和法定重量的貨幣，以區別於那些因使用磨損或使用劣質合金而在額定法定成色和法定重量之下的貨幣。後來出現了滾花齒邊幣（moneda de cordoncillo）。對比是明顯的：稱那些以錘子打製，形狀不規則的打製幣（moneda macuquina）（此指那些銀質未經檢定，形狀不規則的銀塊）為普通比索（peso corriente）。以強比索來稱呼那些機製規範、價值和成色穩定的雙柱寰宇幣（columnas y mundo）和胸像幣（busto）。^⑦

① 瞿宣穎：《中國社會史料叢抄》上冊，上海：上海書店，1985年，第343頁。

② [清]黃芝：《粵小記》，見《清代廣東筆記五種》，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3頁。

③ 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編：《中國古籍中有關菲律賓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46頁。

④ 意即“重量”。

⑤ 意即“硬的”。

⑥ 現在所謂的“硬通貨”，是指國際信用較好、幣值穩定、匯價呈堅挺狀態的貨幣。但是這個“硬”的概念可能來自強比索（peso fuerte）或硬比索（peso duro）。

⑦ Manuel Vilaplana Persiva, *Historia Del Real De A Ocho*, Murcia: Universidad de Murcia, 1997, p. 65.

接着着還要回答幾個問題：

（一）價值多少？

西班牙人發現新大陸後，在有貨幣之前，使用金粉和銀粉作為支付手段。使用的單位是馬克（marcos）和盎司（onzas）。出現鑄造幣後，統稱為“8單位王幣（Real de a ocho）”，其價值為272銀馬拉維迪（maravedies）。在“8單位王幣”中，柱幣和胸像幣的價值總是大於其他幣種。

（二）何時出現？

“總之，以銀比索（peso de la plata）、強比索（peso fuerte）、硬比索（peso duro）、8單位王幣（real de a ocho）、杜羅（duro）或比索（peso）來稱呼一種出現於卡洛斯（Carlos V）五世^①王朝未定時刻的貨幣”。^②

（三）何時開始以“錢”代“銀”？

“乾隆初年市上咸用銀，二十年後銀少而錢多，偶有洋錢，不為交易用也，嗣後洋錢盛行”……^③乾隆朝是1736至1795年。最早的機鑄“8單位王幣”出現於1732年。這樣看來，“銀”代“錢”發生在18世紀50年代。再看一條資料：“乾隆間改用雙柱花式，每圓重八錢三分，色九五，名曰花邊，後又改用番頭錢，每圓重七錢二分，色九成，即所用夷銀錢也。今各夷交易，俱以貨易貨，夷銀不得運回，禁極嚴，故販洋迥非昔者比。”^④由此看來，乾隆盛世的出現，除了中國傳統出口商品如茶、瓷和絲等構成的強大出口能力等因素外，西班牙美洲從1732年開始大量鑄造的成色穩定、重量劃一的“8單位王幣”也是其主要的因素。

總括來說，明末中國如同一台龐大無比的吸銀機，源源不斷地將產自中歐、東歐、日本和西班牙美洲的白銀，通過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澳門這個孔道吸入華夏大地，因而對中國白銀的貨幣化、城市化，乃至整個國家社會制度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早期通過澳門獲得的白銀連接了中國與世界，為進一步開展海外貿易、加入世界經濟體系，形成一個全球一體化市場提供了可能性，因而改變了中國和世界歷史的進程，將中國從古代帶到了近代。

[責任編輯 陳超敏]

① 1516—1556年在位。

② Manuel Vilaplana Persiva, *Historia Del Real De A Ocho*, Murcia: Universidad de Murcia, 1997, p. 66.

③ 瞿宣穎：《中國社會史料叢抄》上冊，上海：上海書店，1985年，第343頁。

④ 劉鑑唐等編：《中英關係系年要錄（西元13世紀—1760年）》第1卷，四川省社會科學院，1989年，第2168頁。